

筠

齋

漫

錄

筠齋湯錄續集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道人之梁鄭之間

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烏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孫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

也執法廢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  
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  
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  
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  
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正矣詩曰執轡如組  
兩騶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  
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  
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

衰矣馬知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  
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  
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凌有輿而重之  
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  
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  
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  
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  
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廐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柔之不已所以知佚

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默窮則齧鳥窮則啄  
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  
詩曰執轡如組兩駝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  
人之過矣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  
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  
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  
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  
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賞曾子曰少而學長而  
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  
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  
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  
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  
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  
戚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  
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  
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嬰獨束帛而賀曰  
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  
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  
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  
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  
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  
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

甚若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燕  
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忍君之為隣而  
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歲於百姓之間詩曰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

王子年拾遺記

七年南陔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  
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  
金玉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健之聲  
或化為羣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席兒

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拍掌間人形  
或長數尺或渡數寸神怪欻忽銜襲於時樂府皆  
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麗正精代代不絕故俗  
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四年三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  
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  
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負如冰雪形如處子血  
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應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  
遊徃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

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  
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惑不  
及玉纖膏皓齒惠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榛  
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  
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  
為明真里也

抱朴子

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  
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

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  
似學其心險貞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  
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  
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  
少則孤弱而無援倭人相汲引而柴口路俊哲處  
下位而不見知執事之義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  
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遜大聖之仲尼滅倉毀命  
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

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  
疾至於駑蹇矯首於瑯輦駭驥委牧乎林樗彼已  
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  
歛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  
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  
賢而汲汲於擢竒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  
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  
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  
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

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  
姦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  
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  
在乎附舉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  
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  
公用則姦黨破衆私一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  
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  
怨讎之不痛雖刑罰之猶未愜意焉故必除之而  
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

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  
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毅然特立才遠  
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已衡門澗  
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  
以勵高尚之節截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  
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  
不恨恨也安肯感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歛垂  
天之羽為戎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  
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



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為味也甚淡蕭然  
自足泊尔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  
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  
緼袍無年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  
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伍眉求其所未須  
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遠弗親也榮華馳逐  
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吞也脅肩  
所赴弗隨也負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  
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

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  
莽也邈世之捺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  
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  
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  
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凌之者  
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  
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鞞鞞恣喋磬之響芳  
蕙芟夷臭鮑佩御方密傾葉而不羞醜酪專灌于  
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鑿軒此古人

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  
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  
莫識焉投彤廬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  
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蹄須逢門而  
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預而騰俊民值知己而  
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驟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  
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  
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

鑣於下垂等望於凡瑣哉嗟乎穢棘矢而望高手  
於渠廣柔疲驚而求繼執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  
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彛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  
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  
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  
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  
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  
恨乎而便嘗伐本瓦合哺糟掘泥刺足適履毀方

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捺之不可改也故介宅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必安肯草靡萍浮以索繫柄傲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捺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必其所知

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  
以為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赤矣矣此速身  
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  
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  
之附已者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  
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慮則得多囑託  
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  
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

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烏欲望肅雍濟濟浚生有  
式是猶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曰以英俊而遭大明則疾蔭未移而金蘭  
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磨試而相  
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  
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  
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  
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審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  
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

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  
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麀哉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紵於  
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  
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  
不極其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榮而忘其  
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  
其有憾乎抱朴子荅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



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  
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辱乎故沉潛澹釣精勁  
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斲焉珣華黎綠連  
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  
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  
物不今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  
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者之  
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  
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走日夷塗

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  
金非歐冶不劍豐華俟蒺春而表艷樓鴻待衝颺  
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牙不推賢則  
夷吾不式厚穰首賴平仲以超蹕淮陰曰蕭公以  
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  
龍縈之孔明公瑾籍貢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  
帝籍私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  
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  
決而附已者不必是進之噐也同乎我故不能遺

易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  
易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清或適彼  
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糴銓衡而以疏  
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  
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  
豈哉免乎斯累也又况於胸中半有憎獨立疾非  
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  
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  
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截器而時不會或俟

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  
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涇潭濟物  
之才終於無施捺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  
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  
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  
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  
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  
年之不知大年井跬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神仙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  
兩未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  
策杖二小奴後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食某居  
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  
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  
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巖潔良久老人復出  
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後盛良久曰  
鋪設手樓酒饌豐異遂出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  
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瓮酒及晚

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  
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  
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  
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郵賚至春果及第  
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  
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  
託謝不見各奉一鱸獨召公入責之曰尔何乃輕  
泄也此者昇仙之事公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  
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賃訖不知所詣出逸史

異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負衰體羸好  
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不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  
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  
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  
不知其甲午浚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  
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見廣  
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  
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

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  
浚一日仍詣照宿曰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蓋  
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會祖鄱陽王休業祖士  
弘並詳于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  
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浚  
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  
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  
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浚長沙王杼堅與始  
興王杼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



平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舂陵被誅吾與  
彥文俱長沙之不免則禡且曰及曰偕遁去隱於  
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  
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竒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  
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  
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  
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  
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  
闕盡廢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

衣冠文物闕無所觀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浚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浚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紉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洒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忘亡吾曰

髡髮為僧遺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回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

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目紀君之名於經笥中  
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  
之未至昨日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矣及君  
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自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  
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注下數行日出經笥示之  
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  
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  
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  
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

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達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  
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  
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  
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  
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出宣室志

報磁

唐宣城

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

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  
施人之志不墜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

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  
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  
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  
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  
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  
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高爵祿而况  
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  
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捏維揚求  
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

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  
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生君既深訝之  
何敢潛隱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  
西不幸遭吳寇跋扈曰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  
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沉無處告訴其諸骨肉  
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勅為俘不可復知矣賤妾  
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  
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  
已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

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寃是為神明之誅  
焉曰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  
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  
辛卯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  
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  
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  
余當為君請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  
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  
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



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禱其所殘害  
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禱身沒者子孫受釁帝  
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曰  
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  
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  
至髮而視之元溥側窺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  
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  
之父為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  
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况蘭蓀之家

無浚矣蘭蓀之身賤糶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  
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出陰德傳  
定數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馮元常為尉共見張  
罔箴罔箴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  
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浚馮為浚儀尉多肆  
慳嗔巡察以為種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  
為清羶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  
匱馮位至尚書左丞浚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年

貞觀中張寶箴為金吾長常曰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箴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驚也言訖不見寶箴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箴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葷撰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葷撰有効復命進之一啜

又平曰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俱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

獨異志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荐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

又不言但唯而對冬曦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  
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即能自負而  
富捨賤而貴飢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  
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  
天官職是當來之命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  
官一名皆有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  
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  
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  
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

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却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恠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為昭應勅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烏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為昭應其縣與長

安萬年不殊今為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  
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壁驗之遂乃折壁開封  
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為昭應蒙  
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  
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  
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  
郡且却浚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  
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  
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剋應却後二年疾病

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會昌解頤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間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



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  
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三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  
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即以  
細針內於顙中而去尋維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  
是時女嬰雖受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  
喪本鄉縣以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  
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為已女恩愛備至廉  
使移鎮他州女亦長成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  
歷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回行李經由投刺謁廉

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娶婚答以未婚  
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  
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  
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  
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曰天氣陰晦其妻  
輒患頭痛數年愈心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項腦  
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  
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園者之女而  
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語此事

出玉堂新語

廉儉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儻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霄今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益哉言訖後絕

筠齋漫錄續集上終

筠齋漫錄續集下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知人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閣者

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  
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  
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  
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絕  
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  
迴車遂以杯盃同贊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間  
者具陳與賀跋後容無不惋愕去不翌日於私第  
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  
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

飲數杯遂闕祇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  
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  
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  
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乘  
釣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  
致流芳傳素士林羨之

精察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  
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

張迪其刀部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朋店人追真  
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  
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  
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  
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  
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尔  
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益是此  
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  
一人出餘多放散問之具狀者與迪妻姦殺有實

奏之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出朝野僉載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然其後母  
遂私將潛藏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勅  
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  
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  
知姓名勒項送置家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  
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璪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璪  
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璪  
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



敬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成遣留

犝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

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

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

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

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

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

牛總是外甥犝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

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  
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  
其精察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  
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  
告差使推光欵書是光書欵語非光語前後三使  
推不能決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  
金可乃使之焚金憂悶仰卧西牕日到向看之字  
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

一甕水合珠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  
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焚金絹百匹

張壽松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  
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  
一老婆於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  
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  
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  
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為

神明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歲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牟游繳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牟游繳懼計無所出懼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繳曰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牟何誣辱別駕無名咲曰君無怒吏牟抑有由

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奸摘伏有名每偷至無名  
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  
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  
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  
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  
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  
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  
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  
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

盡名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  
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線經相隨出赴北印者  
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徃視之問  
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笈而不  
哀亦撤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  
矣曰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  
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  
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  
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即知是偷但不知

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誅莫而笑不哀明所葬非人也莫而哭畢巡塚相視而咲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賊計急必取之而逝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帛加秩二等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民畝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憲宰邑者喜獲茲寶欲自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冥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塊矣甕金出

土之際鄉社老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  
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姦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  
吏數人就鞠其案於是獲金里社咸共證寔邑者  
為衆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  
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繫僕隸脅  
以刑辟或云箴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撓  
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亦怒俄而因  
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談謔或云效  
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脍篋



穿窬無足訝也時表相國茲在幕中俛首喙無  
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表  
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表  
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為公詳之沂公曰換金  
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  
偽表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閱甕間  
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  
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  
三百觔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昇至縣

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  
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邑者遂獲  
清雪沂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  
途至德宗朝為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  
者或變其質東都啟化坊有麟德廢觀啟志皆頽  
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地間得巨甕  
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十四人當晝懼為官  
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  
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為銀槌所說與

此正同

故刑部李尚書遜為瀨東觀察使性仁而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於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憊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為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即無計矣包君乃當時僱船攜

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恐其毒事  
露憤怒頗甚包君船心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  
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輒履柱毬杖領  
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毬  
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三十餘人就船  
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猝地備極耻辱妻素  
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却迴土  
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  
資領妻至莊羅織攬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

大怒當時令人齋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尚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玄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卧于聽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恻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遂知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即推鞠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卽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卽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至伏具獄遇李公土以其不直

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攬  
擾決臀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後事  
賓客無不陳說即乞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  
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淞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姝  
寃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為客言決脊杖二十遞於  
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寃異即自此託疾請罷時  
孟尚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  
替李公為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合錄此土豪一  
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尚未教盡斃於州厚以

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史出逸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  
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  
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不明衆詞皆  
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  
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  
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  
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  
微以意揣之人乃其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

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  
矣羣衆以其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  
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  
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堯子數乘命闕連僧  
人對事成遣坐堯子下簾子畢拍門不令相見  
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以憑証據  
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  
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碣在河南尹懲姦剪暴為天下吏師先是有沽



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檝於彭門值龐勳作亂奔於寇城逾期不歸有妻羨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于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於盜帑其債矣洛城有楊軋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繡決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併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

烏已晚幸擇良晨清旭更闌當為再祝妻誠信之  
他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  
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繪佛飯  
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愧以為誠言無巨細事一  
以託之楊生生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筑獨  
而裹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灾也宜割愛以謀安適  
妻初不納夕則飛礮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  
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  
志乃籍所有雒據厚產又逾月皆償舊業挈妻卜

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憇就擒  
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象為信縱歸田里可  
久髡髽而返瘠瘁疥穢丐食于路至則訪其廬舍  
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饑寒循路哀  
叫漸有人知者曰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  
欲為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  
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寃訟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  
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  
不能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有扶出疆

可久寃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更則  
脚五齋寃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  
毒于箠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  
牘配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皆流五兩目枯  
焉時博陵公伊大燕居俯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  
三州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  
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  
胥同桎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翫物所存尚  
夥而鞠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脇復五其背然

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  
畢作洽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  
有出涕者沉寃積憤大亨暢於是曰古之循吏孰  
能諸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  
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寃獲優考至於疑似晦  
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  
以豐歲而賃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鋸  
未滿因以莊券質于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

言來歲齋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  
價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賤資  
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道家不徵納緡之籍明日  
齋餘錐至遂為西隣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  
終為所拒東隣寃訴于縣縣為追勘無以証明宰  
邑謂曰誠疑尔寃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之此以証  
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隣不勝其忿遠  
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  
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寃泣

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心吾舍試為  
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尔果不妄否則又曰安  
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  
數輩齎牒至淮壩口有嘯聚而寇江者按劾已具  
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隣  
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  
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迹未甚知  
懼至則掖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  
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弁楨趙又

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五虜取實  
囚則大恐叩頭見五如不勝其寃者趙又曰所盜  
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寘蓄者汝宜籍舍之產  
以羈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隣之  
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絀絹  
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契者銀器  
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  
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隣所贖八百千遂引訴  
隣令其偶証於是慚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措往



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俊辭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胫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踈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瓌曰臣不知也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

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繼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  
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  
用矣韋嗣立拜中曹令瓌署官告題為之辭薛稷  
書時人謂之三絕題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題  
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  
少人環與東明觀道士周彦雲素相往來周時欲  
為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其志不過煩相君諸子  
五郎文六郎書七郎鼓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

其公瓌子頌第五說第六水第七說善八外書

將帥

張相濬富於權璫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平陽即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即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於平陽之傅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復不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外廳茶酒設

食畢復命茶酒不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  
又不令起即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  
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選觀一如交談之状珂  
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去敕史  
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  
自旦至暮所話何對去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  
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判計  
諸道各致統緒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  
曰爾述吾意以此物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

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  
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無闕皆心匠之所  
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出五  
話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寐者  
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  
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縛芻為人縛棋於上  
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守  
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

不克進計謀如是

豪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於閬國所貢追  
琢奇巧蓋各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禁衛清密非息渥嬪御莫有至者玆翫羅列他  
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寮謂樞近  
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  
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  
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

宮惶慄謝罪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嗇無尋  
究之迹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  
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  
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絳以樂  
器非妙頃常御者稗之鍾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  
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已  
動軍門已鑼尋常汝起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  
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咲南軍  
去左廡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

往來敬私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  
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  
知躑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  
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  
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懇恩偷枕者早  
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私曰如此事即非等  
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  
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車伍行併不  
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



騎亡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  
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  
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彭  
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  
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  
懼于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  
歛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  
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  
常之竊盜內外因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

初得臆郎已告教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故弘而  
已出劇談錄

盡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探  
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  
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

故

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  
老欣欣然莫不瞻望和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  
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

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推棋經千里間陝  
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  
召吳道玄常無忝陳闕令同製金橋園聖容及上  
所乘照夜白馬陳闕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  
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  
駝猫猴猪豕四足之屬常無忝主之園成時謂三  
絕焉

醫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

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嘗稱曰黨人之相知也  
照隣范陽人為新都尉因染患疾居於陽翟之具  
茨山著糴疾女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沉於  
潁水而死

照隣寓居於京城鄴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  
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  
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隣自傷年纔疆仕沈疾困  
憊乃作葦蕭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  
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隣與當時知名之士

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贅隔而為癰

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數乎面變動乎形  
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  
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  
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癰贅也山崩  
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  
也雨澤不降川澤枯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  
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  
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  
照隣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

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藏之  
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藏之將將以  
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  
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心也  
剋剋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  
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  
圓也照隣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  
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  
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

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  
存亡之階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  
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  
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  
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勲庸不建  
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  
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  
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  
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勍敵



妻妾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  
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  
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兇不能  
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  
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  
局以永淳初年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祝無牲牢  
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  
方三十卷行於代

唐崔鉉鎮渚官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姜搯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

退萊馬而歸時有鄴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  
通衢自牖姓名之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  
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  
剗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掇而汁飲或釜萬  
一此朝士又萊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授齧  
行到家旬日惟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  
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  
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  
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出此夢瑣言

相

張侍郎其為河陽烏重裔後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責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惟在保守庸勲苟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麟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牧為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瘁烏

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  
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  
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  
烏公曰如此則非其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  
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  
遂造張侍郎廳居沒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  
高邁若以黻冕累身止三於二十年居於世俗倘  
能擺脫矚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  
之此行非有虛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

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濶但唯唯然將  
去後來情甚慊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白  
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  
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啓目之書窮之辰當  
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  
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  
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  
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  
親舊追想其風莫能及也出劇談錄

賢婦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  
為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為婦未  
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  
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  
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  
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  
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盡歸其姑已則寒餒  
始又不慈日又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

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  
累無愠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  
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世玉堂閒話

### 交友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  
畧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曰  
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  
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回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  
陰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頲舊寮回覽詩鳴



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審諤  
有勤乎王室令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乃  
降筆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常嗣  
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收類常以  
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  
焉

詭詐

寧王嘗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  
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

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曰劫某  
至此含頰上訴治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浚乘  
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  
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  
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  
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  
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  
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  
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為新聲當時

塢莫才人嘯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先道感衆先於深山中埋  
一銅佛像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詔鄉人曰  
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  
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非所藏處斲不得則詭曰  
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  
餘萬即于埋處斲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為聖人遠  
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百者病即愈余  
遂先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

黃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  
回布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  
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史為患數  
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出朝野僉載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  
時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  
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  
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  
鬻獄所求必遂為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

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乃詭云太子賜瓜  
嚼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麤  
米飯及黃臭非麤狼籍凡是小人得寵多為此狀  
也出朝野僉載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  
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出至明日復起齋場由  
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債不及回令官為  
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  
萬以贍軍資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  
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  
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  
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  
是徃徃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  
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  
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東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  
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  
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絛束甚武腰劍手囊囊

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恨之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目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酌之是予願畢此後赴湯蹈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期不

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彰露以為已累客  
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  
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雜錄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  
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蔽宣家妻而云妻將發其謀  
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岌按畧無狀則天怒重  
令按行岌素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  
之我今後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後臣



陛下委臣須臾狀若順旨晏族人豈法官所守臣  
必以為陛下試臣尔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宣曾殺  
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盡行爰喚宣  
家令訪妾思兢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  
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  
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伴謂宣妻曰須絹三  
百匹願刺客殺告者而僕養代於臺前宣家有館  
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  
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格關入以通於告者其

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  
素重館客不知親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  
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  
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委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  
成百年之業不然則必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  
思兢于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出大唐新話

李元晶蒸沂州刺史怒司功郝承明命刺之屏外  
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璿後至將  
入衙承明以琮璿儒者則前執而刺之始曰太守

怒汝衙遲使我令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璫以為  
然遂解衣承明目吏牟擒琮璫以入承明乃逃元  
晶見剝至不知是琮璫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璫起  
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曰為承明所賣竟  
無言遂入戶 益出記聞

玄宗在藩邸時每游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曰逐  
狡兔竟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飢倦甚目休息村  
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  
村裏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秣脩膳饌

酒肉滂沛帝頷而甚竒之及與語磊落不允問其  
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  
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  
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  
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寔預配饗焉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  
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  
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迺楚城富民之

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  
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  
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烟花  
迷于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唐季朝政多  
邪生乃輸數百萬于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  
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王仙之寇盜里閭人  
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  
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數  
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旦夕以紉針為業生之行

李間猶有二三千縑緣茲渡得蘇息迺傭舟與母  
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標有佛寺名堯  
率是夕宿于斯結纜於大楸樹下夜半忽大風雨  
波翻岬崩樹卧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  
舟登岬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于怒浪遲  
明投于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悼惶馳  
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為之殯葬且復贈遺之既丁  
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負有無親識日夕厄于凍餒  
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

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投稍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術之藥體甚輕捷自云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充公陸象先言充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充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當固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睽汝及為馮翊太守叅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

府寮共約戲賭象先視之如不見其第三叅半遂  
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  
不以為恠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迺成  
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叅軍兒等笑具  
我豈為咲哉初房瑄嘗尉馮翊象先下乳目官党  
芬于廣僭相遇避馬遲瑄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  
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  
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  
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



恭所犯打不待不打不待官人打了去不待不去亦得後數年瑄為私農湖城令移攝閔鄉值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閔鄉日中遇瑄留迨至昏黑瑄不敢言忽謂瑄曰携余竊來可以賓話瑄役之竟不交一言到關日荐瑄為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瑄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日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關荐為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瑄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為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  
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  
平地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于臯乃為蜀道易獻  
之臯大喜贈羅八百疋及韋覺朝廷欲繩其繼往  
之事渡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曰  
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  
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尚書故實

德宗非時召拜吳濬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濬疾驅  
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

禮席舉錯金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主辦

筠齋漫錄續集下終

筠齋湯錄別集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經鉏堂雜誌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愁苦若此別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

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亦自可了處貪之道也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彛雄傑照  
映古今當時乃磨韓文公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  
仆蘇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醜  
骯韓蘇妙作何啻天冠地履不惟一時是非顛倒  
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辯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  
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  
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  
印證韓蘇二碑乎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  
嘗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  
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眉向  
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  
矜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  
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  
尚少何況深妙之事

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為之說曰善決不可不為惡決不可為但自為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為惡人其惡猶未為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為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為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為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為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未務為臺諫宜論列者不論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為給舍

宜駁繳者不駁繳而所駁繳者非公論為宰執宜  
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  
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其害易知徇及天下  
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是以居其位者弗  
思也頃有任給舍者回蜀郡乞賑濟而請覆實夜  
夢天帝譴怒有絕嗣之報而果然蓋人不可一日  
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必俟報則餓死不知  
其幾此其害可以類推矣於居官為善亦然今有  
人為善於一鄉竭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為一縣



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賜  
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  
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  
昔有死入陰府獄吏抱平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  
齊已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  
之衡石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  
爭三山河橋事死者曰某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  
施行也府主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實嘗有以  
奏若當時朝廷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

此其利亦可以類推矣。書此以為士大夫當官立朝之鑒。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久而有益。松柏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觀人者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自古卿相達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也。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

與之稍以拯之蓋居久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  
遷授以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  
所以必先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  
他日設施下將有被其惠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  
其人非獨如孟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  
日在其人之下者之利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  
之時老之將至奈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  
聖賢固有老死於窮閭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妄欲

狗時此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身而已而己故處窮為易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勉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

樂與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惟讀書不折本

貴而諂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  
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  
間聞日為饑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  
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  
所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  
何者古之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亦族小者殺  
身而勇於為義者猶不惧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  
越嶺海耳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

閑廢不用耳而猶月有本身料錢然則何憚而不  
為君子也故曰贏得做也

按宋室待士大夫極寬然僉夫柄國如惇卞輩  
雖元佑正人使温公蜀公以斥而劉元城陳瑩  
中幾殞瘡鄉我

朝幸罕此事然陷善類而擠之死者亦有之矣  
國典詳明臧否較著大計每下懲貪之令而臧穢  
不少衰息何也無亦法網尚有遺漏乎大槓科  
貢始仕非甚無賴猶望前途進步故多好修繕

節及據要津位愈高意愈肆往往田連阡陌甲  
第盈城積鏹充棟子姓蟬聯世擅厚貲其有不  
操高標貴而終勵廉節者真中流之砥柱也曩  
歲孫氏應鰲斷讀自今貪污顯著者籍其貲竟  
亦不行若輩生享素封燕及其後實士大夫所  
深恥也視宋法不尤寬甚哉而士更不知自愛  
何也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  
子既修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



祿而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己之利祿有損而於濟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汨於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於以厲天下廉恥之風是豈不亦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君子與君子為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是矣何必自我為之也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公蜀公不起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故可以不出也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  
貧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  
富貴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  
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  
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謗者曰聞  
傲曰深中任彼自誇吾則知而故犯也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

我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  
自如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  
於城門旁少坐闕出入者朝則爭入暮則爭出有  
摩袂接皆是為利略不肯少遲何哉途中之人亦  
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  
能息有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  
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  
為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  
也啟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

安知不以得免為幸歟

雜錄

唐史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女塲女塲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燧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惧進宅為奉誠園舊史謂馬暢自父死後屢為豪幸邀取財產末年妻子凍餒無室可居余觀德宗播越非馬燧幾亡不能卹其孤又奪其財業使之失所此故吏之所以傷也竇牟奉誠園聞留詩有滿目山陽留裡人之句

元微之長慶二年為相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  
微以天子非次拔已歆立功報上有于方言於  
微曰有奇士王昭王友明嘗客燕趙與賊黨通可  
以及間出元翼稹然之李賞知其謀告裴度曰于  
方為稹結客刺公度隱而不戮及神柔中尉奏于  
方之事詔三司訊鞠而害裴之事無驗稹與度遂  
俱罷出稹為同州刺史

竇庠冬夜寓懷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  
病時余謂封禪秦漢侈靡既非古禮而相如至死

不忌獻諛夫豈忠臣而甘以自比或以比人此唐  
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  
如退之儒宗猶尔如庠何議焉

每讀蘇中郎傳輒廢書而嘆何賢者之多厄也當  
在匈奴時濱死者數矣及寘北海上脩廢多艱比  
其返也當事者齟齬位不益而又數為燕王等訟  
言大將軍長史無功德皆驟獵通顯蘇武在塞外  
九死抱節還乃為典屬國光主爵不公專權蠹政  
爰書選引武之子廷尉請逮捕武大將軍寢其奏

自漢興文學儒術循吏將帥濟濟稱多士然未有  
倡忠義仗節氣彰彰如是者牟列麟閣垂名不朽  
有以哉

甚哉天道之難謀王紹之易紊史榮之難憑也類  
之天駟之壽張湯之酷而胤裔矣葉融顯更生之  
忠而歆荼黨篡夷滅天道其可測乎善類盡於黨  
錮清流殄於寇虐季世固無足論乃唐之初葉而  
五王不得其終漢之中興而趙蓋不免於戮宋以  
忠厚立國而正士每罹竄逐奸佞多據樞衡太阿

倒持法網潰柝可勝道哉所藉羽人紀而植天常  
惟史筆之公是賴何董狐之直筆罕聞陳壽之穢  
史疊見且勢熾裔昌則蒼赤變而為素祚衰胤謝  
則純潔毀而為瑕胡能有定哉捺筆削予奪之柄  
者慎諸

談林

江南有富翁百有八歲矣三子皆耄耋曾玄疊見  
正旦子婦上壽翁卧不起皆不測其意季婦謂夫  
曰你兄弟夫婦偕老翁缺人侍或者不說某有侍



女頗修潔請以侍翁何如子試言之翁喜納婢明年生子名伯九紀翁年也然家產不折久矣翁以幼子為憂季曰弟之生由男婦意請以已所有均折之及翁年撫之猶子教讀書登第官至方伯追贈翁官時三兄已亡伯仲子孫家業蕩盡伯九盡贖還之復與季之子官囊之半以報恩焉

一貴人患內瘕性暴躁時時持鏡自照計日責効數醫不愈後一醫診脉曰公目疾自愈第服藥過多毒已流入左股旦夕間當發毒切為公憂之乃

去貴人日夕視左股撫摩惟恐其毒發也久之目漸愈而毒不作貴人以醫言不驗名而詰之對曰醫者意也公性燥欲速每持鏡自照心之所屬無時不在於目則火上升目何由愈故詭言令公凝神於是則火下降目自愈矣兵行詭道惟醫亦然貴人曰良醫也厚禮而遣之

江陵為首相日喪父奪情留京師遣其子歸治葬事至河南縣官知其行速不可留乃豫造一樓治具供帳甚厚是日計程當到其驛不肯就宴縣官

強之登樓酬酢歡飲勉留至晡時人報已到前驛  
驛官已跪迎樓下矣蓋樓下以百人擡之而行道  
途平坦故人飲樓上而不覺也其子以告江陵喜  
超擢之久而冰山失勢坐黨論黜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  
且性機警尚寶和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  
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  
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  
寐見牆角一破袖裹金銀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

嘆曰我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且遂往廟中不去已而聞泣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徬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借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曰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亦死矣童子磨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示以謝不受遂携去夫曰得釋念童子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

烏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  
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  
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使仍素服  
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  
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咲曰君毋戲我今  
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  
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脩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  
神烏

唐時有一顯宦子孫不克嗣守先業蕩費幾盡節

度使杜公謂屬官盧坦曰某家交遊非類積業將  
罄盍察之坦曰吾聞居官無雖大臣無厚積且天  
道好還其祖父得之非義若世守不墜是無天也  
不若聽其廢以昭天道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  
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  
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  
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

與俱來

西湖遊覽誌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皇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

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爰皆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其星只見張郡王在錢殿內  
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賞故譏之

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忽小門中  
一女子捧水盥手迺茶方意唱家隨女子入坐閣  
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床下官  
人入閣少坐略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  
曰此乃曾正郎宅官人乃正郎妾乃直閣妾也妾  
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始驚非妓館急欲



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姬入室大聲罵  
詈群至捕縛方驚駭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  
得釋明日再訪之即無曾正郎宅此室乃皇城空  
房有客僦之居月餘去矣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  
有以湯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座中恍然侂  
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應問水心進卷中語  
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  
精妙遂送入書院出揚廷卷令踐之即揮筆曰

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  
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  
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  
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  
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  
蒙與進至此佞曹咲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  
名謹建寧人後舉進士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

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以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  
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并係之日加絀訊  
一夕丞定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  
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竄明日丞  
請思彥言高為胥長而夫妻盜沒且對長官吃嗥  
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  
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  
聞其子亦願歛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喜  
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迨反室

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已正不然將  
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纂纒  
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後繇乃淪冥途非得尔  
往地下辨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  
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  
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  
困而脫之給以已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  
為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  
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隨筆

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  
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為太始太始者元  
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  
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  
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兩  
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  
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  
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

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

懲忿窒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窒慾易懲忿難非  
懲之難難於無忿也然窒慾正所以懲忿也人之  
有忿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  
之易戢哉故能窒慾則意廣情舒忘其觸忤而無  
可為怒矣

人身之火皆情慾也蓋治身者惟慮其  
以其情  
慾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為身害也必矣是以  
戒人之知其為火則反為之用矣人身由情慾而

生者必由情慾而死然其為生死之機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為久視之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調伏之耳世俗咸以絕粒出家然後為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一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入自然常存久而行之是真道路

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

饜多欲之人漠瞶于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弥遠久滯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虛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勤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迺不生至人以不生為生不生者生生也由其生生是以恒存然非得之於虛則曷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迺為谷也空谷之中有神焉



有門焉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於無也有  
為天地之根無為天地之始

有動之動出于不動有為之為出于無為無為則  
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  
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  
自識之入手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焚  
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惕怵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  
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

炎如冰矣夫祈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得  
則蠹明弗居則耗而矣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  
如大羹之未調讒讒兮如將孩隨推而遷曰蕩而  
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弗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  
謀去羨去慕孰不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與為  
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所惡則惡將誰歸耶  
與而弗受歸而弗納則必有忿恚之心起而與我  
立敵矣以我矜顧之意而接彼忿恚之心則亦何  
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誶大則碎首穴

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吾恐其幾於殆矣乎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  
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  
以法干楚王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祭  
其親施人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不同而窘  
于貧羨施氏之有曰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  
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  
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  
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

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捉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乳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

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  
言

隰斯弥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隰子歸使伐之斧離數創隰  
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田子將有  
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  
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  
罪公曰吾于衛無政子曷為請對曰望君之入也

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合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負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蹠藉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  
郭牙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  
意之也仲曰我不言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  
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  
經之色也艷然充盈乎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吐  
而不唵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  
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

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夫為稼于湯之世者備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浚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嘗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釋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曰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  
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醪煮其腸胃馨香腐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  
平粹夫以蕞尔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  
內外受敵身非木石何能久乎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  
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  
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  
則明消

有者曰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乃無之宮形  
乃神之宅也莫不全宅以安生修身以養神若氣  
散歸空遊神為變猶火之于燭燭靡則火不居水  
之于堤堤壞則水不住魂勞神散何以長年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  
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  
錯者烏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  
乎汝吳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曰告其子

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  
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  
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  
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  
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  
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  
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烏能解人之迷  
哉榮汝之糧不若盜歸也

無辜之毀必生於相憎相賊之徒無情之譽多出

于相親相愛之口

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

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

田輝赫都兄成都俱稱純懿而赫都家知名郡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兩友人張子平吉仲考葺窳其

穿踰奪炷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曰前抱  
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尔天喪斯文吾儕  
何效乎相對歎歎哀動左右積四歲戚都果舉安  
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荐祖妣都沃醊神坐頰仰  
曰語是月司繇太尉太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舉  
茂才

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濟

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  
羽淪沒迅足成疲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所與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  
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  
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  
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  
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  
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  
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  
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戲其君乎

師曠曰盲臣安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  
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  
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筠齋湯蘇別集終

跋筠齋漫錄後

蓋聞溟渤滙於蹄涔岡陵積於崕嶼  
日新富有基於識蓄故南村貯缶爰  
有輟耕鶴林弄管遂成玉露學士大  
夫景行先哲留心當世即單辭隻語  
足自表見何必逞腹笥誇墨莊哉甬  
總角時好觀古文詞旁及稗官野史



累々滿案幾作蝨魚其中既弱冠以  
青衿縛身遂一切棄去并其帙亦半  
屬烏有然習心未忘每譚及輒津津  
技癢恨載籍浩繁何當殫三餘之力  
而窺二酉之藏也今春仲齋居叔氏  
忽以筠齋漫錄一編見授曰此余所  
手自纂述者也小子為我訂之胥拜

受而卒業焉見其冥搜醜記纒々乎  
若武庫之錯陳也彰善癉惡昭々乎  
若衮鉞之無爽也凡記載以來之可  
法可懲可駭可愕可被絃歌可勒金  
石可垂千萬禩者鑿々乎如入天厨  
而餽禁鬻游鄧林而採豫章也觀止  
矣余守平日所為臨岐而思指南望

洋而求寶筏者叔氏其有以造我哉  
是編首述

聖祖禁採礦戒撻歛鄙宋室之內藏拯  
蘇松之水患凡審官求賢防邊治河  
薄賦益下之說罔不略具而尤諄切  
於崇恬惡競惇倫激濁之旨抑因是  
而有感於叔氏之用心也叔氏妙齡

通籍蚤歲掛冠不蠅營鼠腐於一切  
而獨漱潤遺編剗心羣籍盟烟霞而  
友泉石此其際豈碌々者所能窺哉  
即是編亦有托而逃焉耳

壬寅春仲猶子懋孝百拜敬跋